

书 探

女作家们聚在一起 会是怎样一出好戏

作家接受采访是件很危险的事，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在采访者笔下会变成什么样子。



冯雪梅

跟一个年轻的女记者聊了几分钟之后，毕竟肖发现她想把自己塑造成一个老古董，好作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的对立面。最后我问她到底读过我的诗没有，好像她只读过一首。女诗人向《巴黎评论》的访谈者抱怨，我说不相信诗能成为宣传工具，结果，见报就变成了。毕竟肖女士不相信诗歌能够传达诗人的个人哲学。接受采访是件很危险的事，你永远也不知道自己在采访者笔下会变成什么样子，更无法确定读者看到这些采访后，会做怎样的解读。更多时候，是误读。作家对此深恶痛绝，他们心怀芥蒂，想要避开陷阱。不过，话说回来，谁没点猎奇心呢？人们对作家个人生活的关心，往往超过作品本身。我就没有认真读过海德格勒的哲学著作，可这不妨我八卦他和阿伦特的恋情。萨特和波伏娃就更不用说了，他们的爱情故事肯定比著作有更多拥趸。凡人如此俗气，不可救药，作家们！请关心我的作品，而不是我这个人！大声呼喊，显得气若游丝。

天才女友》畅销世界，作者却远离尘世，面目模糊，人们生出各种猜测：一个假借女人之名的男人，一对夫妻，还是几个人？

《巴黎评论》的一对夫妻编辑带着他们的女儿哈，这种家庭式采访可不多见，被采访者要多信任采访者，才能如此？

接受了埃莱娜的邀请，在那不勒斯开始了访谈，同时庆祝那不勒斯四部曲（《我的天才女友》是其第一部）最后一部的出版。

那更像一次意大利旅行。从那不勒斯开始，埃莱娜原本打算带采访者看看埃莱娜和莉拉生活的城区，后来改变了主意，因为小说里的地方只能在文本中看到。他们一直聊到深夜，第二天，海鲜大餐时，继续在罗马，我们在家里喝着花茶接着聊。你能想象这样的情形，时间过得飞快，而交谈意犹未尽。要知道，采访对象可一直躲避免众，不愿识得庐山真面目呢。

当小说中的女主角和作家同名，并且有着某些类似经历时，我们很容易将其当成作家的自传。读者一定好奇，《我的天才女友》中的埃莱娜和真的埃莱娜有多像？作家却告诉你，那些都是脑子里盘旋很多年的碎片，突然融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故事，但我没法把它忠实地讲述出来。

前言（姑且这么叫吧），我都心术敬佩，这些短短的文字，其分量不比被访者厚厚的作品轻，至于那些提问，更得见功底，不然，一个大家凭什么要暴露自己，回答你那些暗藏锋芒的提问，将个人隐私公之于众？

确实涉及个人隐私。比如珍妮特·温特森，比如简·莫里斯。

珍妮特直言不讳：我确实厌倦了不停地被撕成碎片，厌倦了他们以一种恶意的、试图摧毁我方式暴露我的私生活。出版了《写在身体上》《艺术与谎言》之后，珍妮特和媒体有过很多不愉快的经历，她搬离了伦敦，实在不想再待在那个鱼缸里。主流文化对离经叛道者的批判和窥视让她忍无可忍。有个著名的假新闻就是对作家在巴黎扎眼住所的探访，是啊，她凭什么住在那样的房子里？

对抗庸俗有时就像对抗正统一样，需要勇气。一个被基督教家庭领养，作为后备布道者、最终脱离正轨的女子，如何写出《我要快乐，不必正常》这样的惊世骇俗之作？她怎样构思一本手，又有怎样的创作理念？请注意，如此抽象化的提问很愚蠢，《巴黎评论》的访谈者会巧妙地将它化作一个个体问题。

还有简·莫里斯。这个报道过人类第一次攀登珠峰、走遍世界的人，其性别变更前，作品呈现出怎样的不同？如果你对作家变性的经历感兴趣也无妨，《Co-nundrum》（中文名：《她他》）会告诉你，虽然莫里斯宁愿把整个事件比那个谜简单地带过。访谈者对此并无避讳，可他更关心创作本身，以及性别的改

大家都感觉哪里不对，可是又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不对了呢？

当 外

跟一个写作的朋友聊天，她说孩子语文不太好，跟自己不一样。闲聊起来，感觉语文这件事跟基因关系不大，倒是跟阅读有关。她从从小喜欢阅读，时间都花在做数学题和背英语上了。因为内卷得分差害，学生之间分数差距很小，为了上好的初中，进而上好的高中、大学，怎么精耕细作地提高都不为过，一步都不能行差踏错，恨不得每科满分才行。可是，阅读也很重要呀，不是说语文考试也越来越灵活了，引入许多课外阅读书目，专家也提倡整天书阅读，我问：朋友说，课外培训班有办法，他们有一套有针对性的方案，学生没时间看书，就把可能考到的文学常识归纳出来让大家背，人物性格特点、书中冷僻知识，哪怕问到人物众多的《红楼梦》，也无非是多背一些知识点，八面玲珑赢得贾府上下称赞有加的是薛宝钗，性格憨厚、爽直，从未将儿女私情暗萦心上的史湘云，大观园搞改革的是贾探春，只要背得全，比认真看过的得分还高。

也听过语文教育专家提到考试的出题方式不高明，即使再提倡教学改革，没有相应的高水平考题和考试方式配套，也并不能达到效果。就像初试是推广阅读，结果只是让课外语充当了外包工作，将必读书目压缩成复习资料，不由地想起曾看到过亿万富翁谢家华在哈佛考试的事情。IT界大佬比尔·盖茨和扎克伯格都因为读大学时创业而挂科太多，没法毕业，但同样在哈佛创业的谢家华却顺利毕业。为什么呢？他有几个秘诀，就是：外包学习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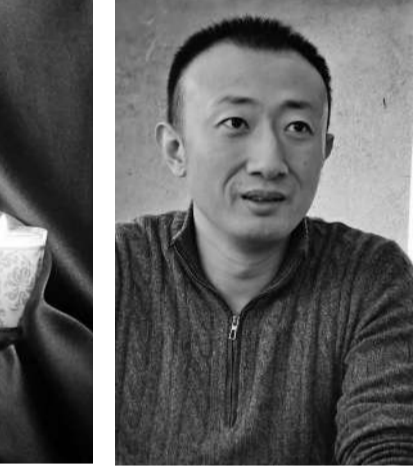
谢家华9岁起就开始实践各种赚钱项目，进入哈佛后，逃离父母的管综，相对放纵，每天看4小时电视，常常睡懒觉，逃课是常态。但他在考试上有一套方法，专选成绩完全由期末考试决定的课程。到期末考试前两周，教授一般会列出100个可能要考的题目，考试时随机选取其中5题。而没看过书也没上过课的谢家华不可能在两周内读完一个学期要读的华，于是邀请同学加入线上学习小组，每人分配3个题目，并把研究成果用电子邮件发回给他。谢家华最终整理后打印出来，并以每份20美元的价格出售。

一个没上过课的学生赢得了完整的备考资料，还得了A，并赚了其他的钱。尽管听上去对那些认真学习 and 读书的人来说不太公平，但这不属于作弊，只是合理利用了规则，并有相应的人配合。最终班上的同学可能都被卷入了。如果别人都有的资料，你没有，就亏了。金钱诚可贵，分数价更高。

这个逻辑和辅导班一样，都是外包，将需要花时间去阅读、思考、归纳、总结的东西，通过雇佣劳动，直接获得成品，于得分有益，于获得知识无益。大家都感觉哪里不对，可是又不知道：究竟是哪里不对了呢？

那多想让你相信我，就像相信茨威格的迷咒

当我做好了悬疑小说的定式，接下来想尝试的就是如何去推翻定式，而且还能达到更好的效果。



中青报 中青网记者 蒋肖斌

一个夜晚，那多在屋里写小说，父亲突然推门进来，手里拿着一本书，我看到一些东西，很适合你用来做小说素材。那本书是茨威格的自传《昨日的世界》。那多把手头的事情干完，才开始看父亲指给他的相关内容，看完已是凌晨，一个人待在屋子里，他忽然觉得毛骨悚然。

作为一个悬疑小说家，那多在小说中从来不缺惊悚的情节，虽然有时也不免入戏，总还知道那一切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可是茨威格所说的死亡事件，是真正发生过的。为了写这部小说，那多托在德国的朋友，查询茨威格自传中提到的3个人的死亡日期和死因，茨威格没有骗人。之后，那多完成了小说《秘密实验：百年剧本迷咒》和《秘密实验：甲骨碎》。

写了十几年悬疑小说，那多仍在继续。写作已经为他生活的一部分，写作之余，他和很多作家一样有个爱好：打牌。他的多部小说的主人公名叫那多，小说情节真假难辨，他说：我想让读者相信这可能是真的。

中青报 中青网：你创作的很多故事，比如《那多灵异手记》系列，这次出版的《秘密实验》系列，都会把现实与虚拟做一个嫁接，为什么？

那多：当一个故事有点悬浮，有点脑洞的时候，通过一些方式，我希望读者可以相信我的故事是真的。

中青报 中青网：小说中的现实来源有哪些？

那多：刷手机的时候会比较注意新闻，觉得一个新闻有演绎的可能性就会收集；《百年剧本迷咒》来源于茨威格自传《昨日的世界》；有时候看到一些案件也可以作为小说的种子。

中青报 中青网：那多是你的笔名，也是很多小说的主人公，为什么这样处理？

那多：也是为了给读者真实感，用第一人称讲故事，假装这些都是我作者本人经历过的。的确有读者会问我，你的小说里到底有多少是真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觉得我的目的达到了。在《百年剧本迷咒》中，那多是个一闪而过无关紧要的人，那多是个小趣味，为了好玩，想和我的老读者打个招呼，大家会

心一笑。

中青报 中青网：写悬疑小说的作家会有把自己吓一跳的时刻吗？

那多：基本不会，我其实很少在小说里故意吓人。我只是给读者一个比较强的画面感，至于吓不吓人要靠读者自己的想象力。

中青报 中青网：会在动笔之初就计划好整个故事吗？

那多：我近些年写的犯罪小说，像《十九年间谍杀机》《骑士的献祭》，必须要想得清清楚楚才动笔。因为这类小说对逻辑的要求很高，只有事先理清清楚，才能去铺陈故事。

中青报 中青网：很多小说家为了让故事更真实，会去体验生活，作为悬疑小说家，需要体验生活吗？

那多：并不是所有的小说家都要体验生活，很多成功的小说家，写的并不是他的生活。我觉得重要的是，作者如何去理解真实的世界和真实的生活，并且在小说中

呈现出来。有的事是必须真正做过才能理解，但有的事可以通过其他方式去理解的，比如采访，比如对生活的观察和推演，比如阅读。

我在写《百年剧本迷咒》的时候，阅读了茨威格方方面面的书和资料；在写《甲骨碎》的时候，也阅读了大量关于甲骨文的资料。准备性阅读的大量材料，可能在写作的时候并不会用到，但可以帮我先构建起一个自己能够信任的世界，这让我写作的时候不会觉得虚。如果作家自己都虚，写出来的东西如何让读者信任？

中青报 中青网：写了那么多年悬疑小说，对这个门类有什么探索的新方向吗？

那多：在构思《百年剧本迷咒》的时候，是想尝试一种知识悬疑，把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达利的超现实主义画派、茨威格的小说等组合为背景，使一部悬疑小说融合历史、艺术、文学等多种元素。

中青报 中青网：悬疑小说几十年来一直有读者，悬疑剧也是最近的热播类型，你为什么一直对悬疑感兴趣？

那多：在我的理解中，以悬念为核心的讲故事的文学，都可以归为悬疑小说，所以像盗墓小说、推理小说，都属于这一类。悬念，是可以吸引大部分人的一个法宝。

但写悬疑小说非常考验作家，因为写一个吊人胃口的开头总是容易的，但是要把这个故事讲下去，不仅要在逻辑上能有一个解答，更重要的是，这个故事的高潮肯定不能在开头。所以当你的开头写得非常吸引人的时候，你要面对的就是如何把故事真正的高潮在之后把开头压过去，不然，就会给人虎头蛇尾的感觉。这才是对悬疑小说家真正的挑战。

中青报 中青网：有人觉得悬疑小说

作者不求出版，不求大众的认可，他的无欲无求中有一种美。这是一个属于阴影的天才。

沈杰群

你被退过稿吗？很多初试写作、渴望得到肯定的文学爱好者，大概都经历过望穿秋水继而希望破灭的时刻。你的投稿石沉大海杳无音信。运气好点，也许能收到一封礼貌的退稿邮件。

被退稿了，说明我们的故事暂时没得到理想的安身之所，但是，这不代表它们就此消失。说不定，你创造的那些故事，比你预想的还要有活力。若缘分深厚，它们可能出现在你命运的下个路口，带来一段超乎想象的人生际遇。

退稿图书馆，是真实存在于世间的。1971年，美国作家理查德·布劳提根的小说《堕胎》里，主人公工作的图书馆接收所有被出版社退稿的书。作家离世数十年后，一个读者真的创办了退稿图书馆，向作家致

去过退稿图书馆的人，会变得幸运吗

敬。如今，你打开该图书馆官网就能阅读退稿，以及图书管理员的评论。

基于真实历史背景，法国作家大卫·冯金诺斯在自己小说里塑造了一座退稿图书馆。

在小说《退稿图书馆》中，那座位于法国布列塔尼克罗宗市的退稿图书馆，十几年来专门收藏那些无法出版、或者放弃出版希望的书籍。而且，作者必须亲自前来提交退稿。

一些作家穿越大半个法国，走进退稿图书馆，只为卸下自己的失败果实。这段旅途像一条神秘的道路，一条文学上的孔波斯特拉之路。他们踏过数百公里，以求终结未曾发表带来的悲伤沮丧，这里面有着重要的象征意义。穿过这条道路，写下的文字便会消失在世间。

除了失意的写作者自己，没人在意那些退稿的前世今生，平日里几乎无人在这家图书馆的存在。小说中，退稿图书馆的平静，是被一对情侣打破的。心气颇高的出版社编辑戴

尔菲和她的未婚夫弗雷德里克，在此发现了一部亨利·彼克创作的很美的小说《爱情故事的最后时分》。如遇沧海遗珠。

他们俩通过走访打听发现，小说作者是一位已经过世的披萨店老板。可在家人的印象中，亨利·彼克这个披萨师傅和读书写作八竿子打不着。为什么亨利·彼克会瞒着家人偷偷写作？为什么无人知道他是一个有天赋的写作者？为什么他的小说会向诗人普希金致敬？

这样的疑问，引着读者跟随小情侣一起探索；与此同时，亨利·彼克的遗孀玛德琳，也在浓厚的困惑中，慢慢接受丈夫居然写过一本小说这一惊天事实。

读者总是能够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在一本书中找到自己的影子。阅读完全是一场自我的狂欢。人们总是愿意读在书里寻找共鸣。作家们可以写出最荒诞不经或莫名其妙的故事，但总有读者会对他们说：真是不可思议，您写出了我的生活！

玛德琳一面不相信丈夫生前能写出那样扣人心弦的语言，一面又觉得文字背后

涌动的温情是有迹可循的。毕竟，他们俩曾经爱情的起点是那么美好，也许丈夫是把这份害怕失去她的心情铭记了下来，并用文字重新隐秘地演绎了一遍。

在编辑黛尔菲的全力运营下，这本名为《爱情故事的最后时分》的退稿，迎来了重生。被正式出版，并引起巨大轰动，媒体前来采访玛德琳及女儿，而那家退稿图书馆也瞬间成了网红场所。

面对这段过于华丽、完整的传奇故事，有人因此获益颇丰，也必然有人起疑。小说后面出现了一个闯入者，带着怀疑的目光，开始调查这部退稿的真实作者是谁，悬疑感一点点盖过了浪漫感。

值得一提的是，这部小说里处处可见大卫·冯金诺斯对文学创作的有趣观点，比如他对诸神的形容。作者不求出版，不求大众的认可，他的无欲无求中有一种美。这是一个属于阴影的天才。当每个人都算计地价追求认可时，这里却有个男人，花费数月的时间精心雕琢了一部献给尘埃的作品。



在我们这个年代，大家千方百计地搜寻每件事情背后的真相，尤其是虚构作品的真相。这一次，一切隐藏在一段神秘的退稿图书馆。作者：[名字]，译者：[名字]，出版社：[名字]。

中青报 中青网：你创作的很多故事，比如《那多灵异手记》系列，这次出版的《秘密实验》系列，都会把现实与虚拟做一个嫁接，为什么？